

钱塘江

追马

上马石遇马

■ 潘江涛

追马,得先识马。

马,最初是一种叫“火畜”的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欧亚草原的西端。《说文解字》有言:“马,怒也。武也。”甲骨文之“马”,是一匹马的侧面像——长脸,尖耳,两条腿,背上还有鬃毛,一条长马尾,可谓形象至极。后来金文、大篆、小篆一路演变下来,“马”字慢慢变成了4条腿,头背融合,等到隶书时,基本形态固定成了“馬”。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农耕文明源远流长,与“五谷丰登”相对应的,往往是“六畜兴旺”。但这仅仅是排序,六畜当中驯化家养的,马恐怕是最晚的一畜。

主持编纂《自然史》的法国博物学家布封(1707—1788)说,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驯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

《易经》虽说只是零星记载马被驯养的文字,但通过卦爻辞的象征体系,折射出先秦时期马匹在军事、祭祀、交通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马的种类很多,血缘分支也异常发达。“骠”是指黑鬃、黑尾巴的红马;“骊”是指青白杂毛马,又叫菊花马;“骠”是深黑色的马;“骐”是有青黑色纹理的马;“骝”是赤色的马;“骠”是黑白相杂的马。

“曾因酒醉鞭名马,唯恐情多累美人。”(郁达夫诗)古有四大美女,也有四大名马。只不过,世人对四大美女没什么异议,而对四大名马却有不同的说辞。但不管哪个版本,“赤兔”与“的卢”还是一致的。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赤兔马原本是吕布的坐骑,吕布败亡后,赤兔被曹操所得。为笼络关羽,曹操便将赤兔赠予他。关羽千里走单骑走的就是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靠的也是赤兔马。

的卢是刘备赠送给刘备的——“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名为的卢,骑则妨主”,时人以为“大凶之物”,但到了刘备的胯下,的卢便通了人性。有一回,刘备被刘表妻弟蔡瑁设计追杀,阻在檀溪,水深流急,无法逾越。生死关头,的卢飞跃而起,一蹿数丈,跨过天险。

难怪辛弃疾疾用《破阵子》高颂:“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较之于赤兔和的卢,体型饱满的汗血马也不逊色。据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回来报告说:“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汉书音义》)汉武帝闻之心动,“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没想到的是,重金求马不但被拒,大宛国还抢走了汉使带去的金马和钱财。汉武帝大怒,遂派大将李广利率领数万大军两次远征大宛国。

识马,还得懂马。马,蹄可践霜雪,毛可御风寒,忍辱

■ 徐益丰

那些以“马”为名的花儿,像是被时光牵住的驿使,驮着岁月的风尘,从陌上、从溪边、从山野的暮色里,款款而来。凭着那一个“马”字,沾了几分驰骋的飒爽,又带着几分草木的温柔,在人间的四季里,开得热烈而深情。

马蹄莲是新春的常客。那洁白舒展的佛焰苞,宛如此刻踏雪而来的马蹄,轻盈地叩响了春日的门扉。嫩黄的花穗藏于其间,像极了未说出口的新春期许。它不喜凛冽寒风,总在暖房或厅堂里亭亭玉立,用一身素净,诠释着纯洁与同心的美好寓意。

我喜欢在雨后去看它,水珠凝在花瓣上,滚来滚去,却不沾半点泥污,像极了尘世里不染烟火的君子。人们说马蹄莲是婚礼上的常客,它象征着忠贞与同心,想来也是,这股干净的花,本就该配得上人间最澄澈的情。曾见过新人的手捧花里,马蹄莲与满天星相拥,那一刻,风都是甜的,仿佛连时光都放慢了脚步,便多了一份“执手偕老,岁岁相依”的笃

而负重,却食草饮水,身居马厩——它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如勤劳者默默耕耘;它披荆斩棘,左奔右突,像勇士般叱咤疆场;它任劳任怨,拼搏终生,如壮士般志存高远。

15世纪欧洲出版的字书中认为马有15个优点,分别来自男人、女子、狐狸、兔和驴(每一种为马提供3个),对马的评价大概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连人都不如它。

人分高下,马也分优劣——骀、驽是劣马,骃是未驯服的马,骥、骠、骠、骠、骠,都是好马。

遥想当年,秦穆公身边有一位相马的高人叫孙阳,后称伯乐。孙阳写的《相马经》详细介绍了好马的四项标准:“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必相其余。”意思是说,一匹好马,头要像兔子,耳朵要像狐狸,眼睛和脖颈要像鸟,脊背要像鱼鳍。

九方堙是伯乐的仆人,他相马也甚有所得。据《淮南子》记载,九方堙相马,常“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内而忘其外”。他遗弃马骠黄牝牡的皮毛,而独得其“天机”。有一回,秦穆公请伯乐推荐可接替他的相马人才,伯乐不因九方堙出身低微而看不起他,也不嫉贤妒能,而是极力向秦穆公举荐。伯乐说,九方堙较之于自己,其本领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代散文家韩愈因此感慨地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骐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称也。”(《马说》)

无论古今,“千里马”是杰出人才的代名词。但孔子认为:“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说,千里马最主要值得称道的,不是其“万里一息”之力量,而是它的德性(德行、品德)。

这一观点虽说简短,却折射出儒家思想中“德本”的核心价值观。在我看来,孔子以马喻人,因为马是神性的动物,是地之“精”(《春秋说题辞》:“地精为马,十二月而生,应阴纪阳以合功。”)、河水之“灵”(宋《瑞应图》:“龙马者,仁马,河水之精也。”)。古代神话中的龙马、天马,都是神马。

马是古人身份的象征。《周礼》便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马,大夫驾三马,士驾二马,用多了就是僭越。而马匹数量的剧增,终于也让各级权贵有机会挑选骏马作为自己的座驾。比如,周穆王巡游天下,靠的是八骏。“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商隐)秦始皇横扫六国,靠的是追风、白兔、躡景、追电等七匹骏马,而为其陪葬的兵马俑则复活了一个摧枯拉朽的军阵,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时代。汉文帝

定,只想留住这份洁白的誓约。

近现代里,马蹄莲更是迎宾佳卉。1961年北京深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曾以马蹄莲在机场迎接从苏共二十二大归来的周恩来,取其深秋仍盛开的坚韧之姿,传递敬意与欢迎,也让此花的高洁形象深入人心。

循着花香往郊外走,便能遇见马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兰花。它不像马蹄莲那般娇贵,生在田埂边、溪水旁,甚至是乱石堆里,都能扎根生长。春末夏初的时候,马蒨就开花了,蓝紫色的花瓣,像极了天空洒下的碎霞,又似草原上飞驰的马蹄,带着一股野性的美。它的叶片狭长而坚韧,像一把把锋利的剑,却偏偏开出这般温柔的花。

有一年我去内蒙古旅游,一名上了年纪的牧民告诉我,马蒨是“不死的草”,耐得住盐碱,扛得过干旱,哪怕被牛羊践踏,一场雨过后,又能挺直腰杆,抽出新的芽。相传唐代诗人王之涣将马蒨称为“不食肥水,千载永绿”的植物,并以其自勉为官清廉。

我曾蹲在溪边看马蒨,风吹过的时

也有良马9匹,《西京杂记》名之:“浮云、赤电、绝群、逸群、龙子、螭驹、绝尘、紫燕骝、禄螭骝。”身经百战的李世民更是骏马的忠实拥趸,生前养了10匹骏马,即便是死后,还要在昭陵设计了6座或跑或立的骏马浮雕,依稀可见当年风采。

时光闪过,往事成蹉跎。每逢过年,不少人感叹“马齿徒增”。这一典故出自《穀梁传》,指的是马齿又长长了,并非意味着马齿数目的增加。有趣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马齿问题:“一般说来,动物随年龄增长而齿愈黑,但马齿乃老而愈白。”

三

懂马,即可用马。

“文明起源于马背,又在马背上延伸。”这一观点,可从绚丽灿烂的汉语词汇中找到佐证。

马部首是汉字中的望族。因为从被驯服的那一刻起,马便是人类的得力“助手”,古人也由此创制了许多与马有关的生活用具。譬如,马鞍、马掌、马扎、马靴、马镫、马褡子等,一些特定的人则被称为驹、马弁、马夫、马贼、马前卒、马大哈,一些生活用品则被称为马甲、马褂、马裤、马靴、马达、马表、马桶、马刀、马灯、马号、马勺、马铃薯、马赛克,体育比赛有马球、马术、马拉松,艺术表演有马戏、马头琴、马头调,草率、敷衍、疏忽大意谓“马虎”,破绽的比喻叫“马脚”,不及时的举动则谓“马后炮”……

与马有关的成语也有不少。譬如,龙马精神、快马加鞭、风樯阵马、短衣匹马、走马上任、一马当先、天马行空、马识途、老马嘶风、老马为驹、老骥伏枥、指鹿为马、犬马之劳、风马牛不相及,等等。

歇后语幽默机智,是独具特色的民间语言。譬如,没笼头的马——乱套了;马脖子上的铜铃——叮当响;马路上栽电线杆——靠边站;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马背上挂掌——离题(蹄)太远。

两马并驾为骈,三马并驾为骖,四马并驾则为驷。驷是旧时供传递公文用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亦指供传递公文的马。骑、驱、驰、骋、驮、驾、驶,驭等字都是跟马有关的动作。

作为交通工具,马是被蒸汽机淘汰出局的,但200多年前人们计算蒸汽机的功率,仍以“马力”为单位。现在,我们仍把大道称作“马路”。此乃历史之印记。

“国之大者,在祀与戎。”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骑兵的优劣是古代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说骑兵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先是改变了欧洲,再是改变了亚洲。横贯欧亚的两次大的长途军事奔袭,一次是匈奴民族穿越欧亚大平原,一次是蒙古民族穿越欧亚大平原。

冷兵器时代,骏马弯刀是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冲击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的锐利武器。

手头有一张没有标注出版时间的剪报,纸质已泛黄。作者高建群在文章中说,中国的骑兵作战部队是1975年中大裁军时最后完结的。终结的理由有两个:一是骑兵这个冷兵器年代的骄儿,已经在现代战争中失去用途;二是一匹服役之马的财政负担,相当于3个士兵。

四

用马,更须种草。

去义乌商贸城转悠,发现“马上”颇为热销。回家翻查,“马上”一词出自《史记》卷九十七《郿生陆贾列传·陆贾》。再借助AI搜一搜,与“马上”关联的词条竟有1亿多,一股“马上”思潮盛行。

一幅简单的漫画,马背上站立一对小象,勾画几笔,寓意马上有对象;有网友心细如发,发现马上的两只小象相向而立,亲密呢喃,谓曰:此乃“马上象(相)亲”;也有悲观主义者嗚呼:对象马上跑;更有人将马卧倒,放上钱,谐音“我马上有钱”。用心再琢磨一番,此种想象也非天马行空、风马牛不相及。在中国的传统习俗里,每至马年,通常会画一幅猴子骑马的年画,所谓“马上封侯”。

“马上”有的东西,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要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譬如,码字作文。

文稿发“圈”,希望有人点赞;给了刊物,总想马上发表。要是无人喝彩,或者石沉大海,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曾邀某刊物主编分享其创作体会。在谈到如何提升作品上稿率时,他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会有一群骏马任你挑选。

作品是作家之王道。这位主编是“鲁奖”获得者,著作等身,也有从业余到专业、从无名到著名的历程。或许,用追马的时间种草,便是其经验之谈,让人醍醐灌顶。

课堂很静。听讲者来自各条战线的不同行业,虽说都爱码字,但生活方式、工作性质并不相近,似乎都听出了弦外之音——有钱、有房、有车、有位……都不是“马上”追逐就能得到的,而是“草”长成之后自然吸引过来的。当我们自己的根基稳固如草原,那些名为“机遇”“合作”“认可”的骏马,自然会循着青草的芬芳,奔腾而至。

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马上”有的。想要“龙马精神”,先从“种草”开始。

以“马”为名的花儿

候,花穗轻轻摇曳,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民间说它是祝英台的化身,藏着宿世的情缘,想来这坚韧的花,也藏着最执着的情。它不与百花争妍,只在山野间默默生长,守着一方水土,护着一片家园,像极了那些默默付出的人,平凡却伟大。正如云飞唱的一首《马兰花》歌词中,蓝悠悠的马兰花,一身傲骨映着那蓝天。

“两弹一星”事业中,时任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张蕴钰将军,见戈壁滩上正值马兰花盛开,便将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命名为“马兰基地”,取其坚韧寓意。从此,“马兰”便成了国防人无私奉献、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在戈壁荒漠里绽放信仰之光。

夏日的午后,阳光正烈,墙角的马缨丹开得热闹。这花儿生得泼辣,一簇簇的小花挤在一起,红的、橙的、黄的,像极了打翻的颜料盘。它的花期很长,从春到秋,总能在枝头看到它的身影。马缨丹的枝叶间,带着一股淡淡的特殊气味,有人说它刺鼻,我却觉得那是独属于它的味道,是烈日下的热烈,是风雨中的倔强。它耐贫瘠,喜强光,越是炎热的天

气,开得越是繁茂。

人们说马缨丹象征着热情与活力,想来也是,这股不惧酷暑的花,本就该拥有最鲜活的生命力。曾见过一只蝴蝶,在马缨丹的花丛里飞舞,阳光透过花瓣,洒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马缨丹就像生活里的小确幸,不张扬,却总能在不经意间,给人带来惊喜。林清玄先生常以马缨丹入文,借其斑斓色彩与顽强生机,抒发对生命的感悟,赋予这市井草木别样的诗意。

秋风渐起的时候,马缨花便开了。马缨花与马缨丹一字之差,习性却大不相同,它是落叶的乔木,生在路旁,长在河畔,高大的树干上,缀满了粉白色的绒花。金华商城花鸟市场老板娘告诉我,马缨花远望望去,像极了天边的云霞,又似姑娘们头上的绒花,温柔又浪漫。马缨花的花瓣很轻,风一吹,便簌簌地落下来,铺在地上,像一层粉色的地毯。古人说“合欢鬪忿”,意思是合欢花能消除烦恼,想来也是,这股温柔的花,本就该抚平人心的褶皱。

我总爱在黄昏时分,坐在马缨花树下,看夕阳西下,看花瓣飘落,听风吹过

■ 毛长明

只要提到上马石,村里无人不晓。单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路边有块大石头,形如奔马,上马即骑上马背之意,故而谓之。其实不能完全从字面上去揣度上马石的“马”和“石”。

不错,那里确实有很多石头,但不在公路旁,而在大溪里。其中有一块石头特别大,卧在公路左边的大溪中间,形如一辆轿车,一半浸在水里,一半露在外面。

那么,马在哪儿呢?村庄里其实没有马,只有几头牛和羊。既然没有马,“上马”之说又从何而来?马在村民的传说里。一些地名的背后,总有无限旧情前事,隐藏着不同版本的传说和故事。

小时候曾听父亲讲过一件毛将军的故事。过去村里有个毛庭开,家里财富很多,据说白银有好几大柜。有一天,他不知从何听说有个将军位子空缺,便跃跃欲试。于是,去找当时的长官,并表态如果同意他当将军,军饷由他负责发放。长官正愁无钱发军饷,就立即拍板答应。这毛将军办好手续,穿上军装,一个人威风八面,神气凛凛,得意而归。毛庭开骑着高头大马,到达村口不远处,却下马了。下马的地方,正对路边像汽车一般的大石。

为何要下马而不骑马进村呢?有人认,这是毛将军对村庄的敬畏,或者说他不想那么高调。后来,毛将军的家财,经不住官兵的月月发放、日日开销,过了几个月,家底掏空,无力支撑,将军没得当了。

关于毛将军故事,奶奶和父亲的版本虽然不尽相同,有关志书和族谱里也找不到文字记载,但听起来有鼻有眼有声有色的,我还不能否认它的真实性。总之,石头与马,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因为这个故事捏在一起了,汽车石就此成为一块“马石”。上马石、下马石就以地名的方式固定下来。

后来人们路过此地,自发形成“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规矩。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地名,为何在人们心中变得如此神圣,又缘何得到文武官员的肃然起敬,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如今那块大石还仰卧大溪中,经年累月被哗哗的溪水日夜冲刷着。马的踪影已逝,但这个地名不会因为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而更改。

我每次从村外回来,必经上马石。若是天气晴好,水里也能见到蓝天白云时,我就会把车子停靠在公路右侧,然后下车,在这里走走看看,呼吸呼吸村庄的新鲜空气。这是一股十分清新好



布面油画《驭佑双骏》

常青

闻的气息,空气里夹杂青草味、树叶味、泥土味、炊烟味。进入村庄,就进入绿水青山的怀抱。山是自然的,水是自然的,风是自然的,树木野草是自然的,鸡鸣狗吠是自然的,村庄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融入自然,我也是自然的人了。

公路左边的广渡大溪,如同镶嵌在村庄的白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溪边最醒目的是枫杨树,倾斜生长,树龄已近百年。树冠广展,遮天蔽日,能盖住半边大溪。树干粗壮,树皮皴裂,像沧桑老者。虬枝弯曲,枝叶繁茂,能遮挡风雨,足见其旺盛的生命力。暮春之时,枫树花开,那嫩绿的果实宛如绿色珠帘,又像挂在枝条上的串串风铃。小时候看到枫杨树落果,特别喜欢,把它捡起来,果实有点黏性,就自我黏脸或鼻子,装扮鬼脸,觉得有趣。有时会乘人不备,偷偷地粘在同伴的脸上,以此取乐。柳树、水杉、毛竹,还有不知名的野草杂树,也在水边迎风使劲摇曳,不知在欢迎谁的到来。溪边的四季,描绘出不同的风景,吸引着过往的行人。你在看风景的时候,风景也在看你。

因为这段溪面在上马石范围内,所以我特别留心,观察得也特别仔细,似乎相看两不厌。自从上马石的传说进入我的记忆后,其在我心里的分量就有所加重,自然要刮目相看。只要路过上马石,我都会放慢脚步,甚至驻足观看,看得流连忘返。只要在这里稍稍停顿几分钟,我的眼前仿佛就会出现骏马,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些骑马进村的人,在此下马;骑马出村的人,在此上马。那份敬意,那份虔诚,是极为少见的,也是极为庄重的。对村庄水口的敬畏和敬仰,都在一上一下之间体现出来。我的想象只能局限于此,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村校里当代课教师,妻子也是同校的。结婚不久,课余时间,我们偶尔会在村校周围散步。学校到村口上马石不远,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在上马石位置,妻子每次总要目不转睛地看汽车石,嘴里还不住地喃喃自语,上马石,汽车石,没有马,只有石。我在旁边,不知所云,也不知她心里到底在想啥。我也在出神地看:还不是老样子吗?直奔哗哗流水让我看花了眼,才慢慢离开上马石。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了,那 year 刚好是马年。

我不禁大喜:属马好啊!属马好啊!不瞒你说,十二生肖里,我独爱马。如今的上马石只有虚构的马,我有属马的儿子,才是真正的马。原来妻子早已期盼心中的马儿了。

名“马鞭草”,以其救治病人病痛,为这草木奠定了深厚的药用文化根基。

还有马醉木,生在山林间,花叶有毒,却开得清新脱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还有马利筋,花艳而有毒,象征着“到处留情”,却也拥有着独特的美。这些以“马”为名的花儿,或娇柔,或坚韧,或热烈,或温柔,它们生在不同的季节,长在不同的地方,却都凭着那一个“马”字,沾了几分驰骋的豪情,又带着几分草木的柔情。

草木有情,人间有味。这些以“马”为名的花儿,像是时光写下的诗笺。马年晒干后用来泡茶,淡淡的清香气,带着一丝草木的苦涩。它不像其他的花儿那般娇艳,却有着最实用的价值,像极了那些默默奉献的人,平凡却不可或缺。传说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时,见其花序似马鞭,又发现其药用价值,遂命

